

◆邵阳诗韵

望云山上望云山(外一篇)

刘宝田

望云山地跨隆回县多个乡镇,与新化、新邵二县交界,主峰海拔1493米,孤峰突起,晴天云气缭绕,雨日或有碧霞峰云,神秘莫测。顶峰有天门寺、石佛寺,石壁铁瓦,壮观雄奇,并有四十八庵,为佛教名山。清道光《宝庆府志》载:“康熙《梁志》云:秦卢生隐于此,以西望武冈侯生所隐之云山,山因以名。”故历代文人骚客题咏颇多。

明末,副贡车鼎黄有《望云山二首》。其一云:“仙灵仰止六十年,今来挾杖到山前。秦时鸡犬非几种,晋代衣冠自昔传。福到人间皆海岛……未曾过庙神先肃,何用惊人语向天。”未写瞭望武冈云山之情状,而是结合自身写登山的情思。历朝历代世乱时危期间,人们都寻求海外福地避祸。所以,自己未曾进庙礼拜,神情已先端肃。向往仙境桃源,这是人所共有的平常心态,哪有什么惊世之语仰天长啸!

其二,进一步写登山归隐之愿:“五岳从来说向平,名山咫尺未行经。从知利刹金为地,此日霏霏玉作京。道大自然超劫火,山高时听步虚声。登临遂得瞻心愿,不必飞腾骨已轻。”向平,东汉高士,隐居不仕,子女婚嫁毕,遂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诗人自比向平,望云山近在咫尺,子女事未了结,一直未能瞻游,直至花甲之年才能成行。其实,身逢末世,诗人一直耕读不仕,只是没有索居独隐而已。从来就知道这是一块黄金福地,今日才抛却俗务来到这琼玉的高阁,感到神爽骨轻。京,高大的建筑,亦指高丘,此指佛寺禅宇。

隆回邹汉勋《望云山经堂》云:“同人漂泊似零星,旧院春残独排扉。犹记少年行乐处,绿杨含絮映雕扉。”邹汉勋居地当时属新化县,处于望云山地域。这是回忆少年时代生活、学习的情况。

同在望云山区的张文解有《秋日登望云山》:“山北移文不到依,登临此日许孤筇。欲看官翠无穷处,已踏峻嶒第一峰。岳色分明开眼界,峒云浩渺荡心胸。仙都不改秦时旧,久向卢侯叩隐踪。”南朝齐孔稚珪写过《北山移文》,揭露、讽刺假隐士。张文解引用此典开篇,表示自己真正向往隐居。所以,拄着竹拐到秦时卢、侯隐居的仙都来寻找他们的踪迹。

乱世山水景已非

不管诗人是否自知,他们的诗总涂抹着时代的色彩。明末时期,就有一些这样的诗。

戴守度,邵阳人,其《万岁岩》云:“著得芒鞋上翠微,相看景物已全非。百年祀事碑犹在,三径探花蝶亦稀。处处白云堆古岫,萧萧红叶带斜晖。徘徊岩下寻陈迹,扫石题诗信笔挥。”穿着草鞋,登上万岁岩,面貌已经全非了。当年祭祀盛典之碑还在,小路上寻找花草,发现蝴蝶都很稀少了。“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陶渊明指的是园中的小路已经荒芜,但松菊还在。蝶稀者,说明花草枯萎凋零了。山岫里,白云苍狗,变幻无常;红叶映着夕晖,萧瑟惨淡。心中不能平静,来来回回,寻找过去的踪迹,我也找不到。扫开石上的尘苔,信笔题诗,留下自己的感慨。无盛世之韵,有衰败之音,盖时代和身世的投影。

同时,戴守度的同乡周道新《游龙华庵》云:“只恨有身留发在,敢云无酒令眉攒。法台鸟集僧厨午,净水龙归

佛座寒。”留发在者,未能剃度为僧。没有酒,也不皱眉头。世事如此,何能载酒而游。祭祀神灵的平台,鸟鹊聚集,争啄祭品。正当山僧午饭时辰,佛座前只有清水相供,一片荒寂、冷落。

明末岁贡刘应祁,邵阳人,其《龙山瀑布》云:“木落猿啼夕照残,冰帘早逼客衣单。挑灯莫话山中事,待月迟迟又怯寒。”山中事,指世外悟道修行之事,或渔樵隐逸之事。为什么要“莫话山中事”?可能山中事无心谈,俗世乱况也不好谈,只觉得月亮迟迟而上,气候萧瑟,透身凉意。

在这种局势之中,人总会产生一种万念俱灰、了无生趣的感觉来。浙江朱昌时,明末避乱寓居新宁,其《登大云山》云:“直俯诸岳,那还辨众流。云多晴亦雨,风劲夏如秋。举足天荒破,回身地势收。为怜尘俗下,万里寄蜉蝣。”人生如蜉蝣之渺小,漂泊于天地之间,尚欲何求?国破家亡,避祸远山,希望都已破灭,随遇而安吧。

◆品茗谈文

新乡土散文的湘西南典范——读《邵阳文库·周伟卷》

林日新

最初读周伟的散文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在《邵阳日报》的“双清”副刊看到他的散文《一个字的故乡》,那是一篇非常干净、纯粹、优美的散文。他用三个简短的故事来描述故乡,他说“故乡里最长最长的一个字是等,最深最深的一个字也是等”“故乡里最美最美的一个字是怀,最暖最暖的一个字也是单”。仅仅用简单的三个字:等、怀、单,就真真切切地把世人心目中最熟稔最挚爱最留恋的故乡刻画在读者的脑海里。从此,我便记住了这位年轻的本土作家,喜欢上了他的乡土散文。

《邵阳文库·周伟卷》分九辑,共收录了70篇作品,计30万字,涵盖他2016年以前的大部分优秀散文作品。因以前我已看过他很多作品,这本厚达400页的书我竟然只用两天时间就看完了。看早先读过的文章,如《一个字的故乡》《乡村女人的风景》《相骂》《我们生活清汤寡水》等就像与老友重逢,即使走马观花地浏览也能了解其中大致内容。对没有看过的文章,如《大地静美》《耕堂荷韵自然心》《永恒的背影》等篇章,则必定慢嚼细咽,细细品出其中妙处来。周伟的散文朴实而干净,特别在传承和解读乡村民俗风情的文章中,“有深情,不矫饰;有力道,不粗鄙;有质地,不拖泥带水”。

我尤其欣赏周伟散文中的奶奶形象,虽说散文不如小说那么讲究人物形象的刻画,但他散文中那个无处不在的奶奶形象格外吸引人。她有着“观音菩萨”般的好心肠,博爱、向善、知足常乐,懂得感恩,也善于教人感恩,像一盏明灯照亮着幼时的作家,也温暖着邻近乡里乡亲。奶奶并非作家的亲生奶奶,她是祖父的续弦,父亲的后妈。这个奶奶没有生育,没有亲生的孩子,但她视所有孩子为自己的孩子。以致作家如今回

忆起来仍然是温暖满满:“一路走来,我始终都有一个信念:走,走,走,走过去就是家了!家里有奶奶,家里有红彤彤的煤油灯,家里有烤得喷香的红薯,间或还有两个荷包蛋,浮在油汪汪热腾腾的汤碗里。”虽然“奶奶从无生养,却生养得更多,亲人更多,这无疑源于奶奶无私的爱心和执着的责任心”。奶奶乐善好施,“总是教导我们,想想别人,再想想自己”。奶奶看到一个看到摸相盲人可怜,有心帮助他,就让他摸摸我,即使盲人摸了“半天不说话”,只用一句“好相好相”来敷衍时,奶奶居然还给了他两元钱,要知道当时“读一期的书才用九角钱”!奶奶待人真心实意和重情重义,“善塘院子不管哪个,只要一声喊,奶奶就赶紧蹣跚起小脚,满院子里跑,把个离心把把都捧出来了,把家里珍藏的宝贝疙瘩也毫不吝嗇地献出来”。奶奶的善行感动乡里乡亲,以致“方圆几十里,谁都知道奶奶。只要一提起她,总有人接茬:喔,善塘铺里的奶奶……不管大人、小孩子,大家都喊她奶奶,盛赞她的种种美德,传说她的许多善事”。乡里的生活平淡如水,在作者不紧不慢、悠然散淡的描述下,一切又变得那么实在、浪漫而富有诗意。奶奶的形象出现在他很多的作品里,成为他做人、处世、为文的精神灵魂。

周伟的家乡洞口与我的家乡武冈相邻,曾属一县所辖,其间的民情风俗、俗言俚语、生活习性,同根同源。因此,读起他的散文来,就像在阅读自己的历史,品味自己的生活,文中的人物就像自己身边的乡里乡亲、叔伯兄弟、亲朋好友……我深深地体会到,“他用心在乡间昏昏晃晃行走和思索,关注那些沉默的灵魂”;他在用那如椽之笔,用诗意的眼光充满感情地描写乡间父老乡亲,叙写他们平凡、朴实而又真实的人生。(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写作类典》小议

潘璋荣

早在少年时代,我就常常为自己心中有意而笔下无词而苦恼。譬如,当我想要描写一个东西颜色的时候,除了红绿黄白黑,就基本找不到别的词汇。可是看课文看书报,却发现别人有那么多我意想不到的词汇。那时我想,要是通过“颜色”这个线索从一本工具书上找到全部关于颜色的词汇该有多好。我跟语文老师说到了自己的想法,并问老师是否有这样的书。语文老师笑笑说这样的书是没有的,甚至认为我这是一种“懒汉”的想法。我那时甚至希望,将来长大后要自己来编写一本这样的书。

长大后,自己的人生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思想和追求也变得复杂多样了,以至于忘记了少年时代的这个梦想。后来,有幸收到许新民老师编著的《写作类典》,我迫不及待地翻阅,发现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据意找词”的工具书。

全书纵向按部、类、项、目进行分类组织,横向按人文、社会、文化、事物、景物、古代名句,6个部进行划分。全书6个部下分48个类,48个类下面又分

956个大小项目,共收入词语10000余条。同时,许老师在书的最后一部分搞了一个“附录”,这个附录部分实际也可以看作全书的第7部分。为这部类典的编撰,许老师花费10年时间积累了6万张卡片,总重量达50公斤,然后再用11年的时间进行整理、组织、补充和完善,实在令人敬佩。《写作类典》的出版,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是中国写作工具书编撰历史上的一件盛事。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它是从写作需要出发为写作者编写的一本工具词典。

当然,《写作类典》的编撰是一项浩繁的工程,许老师凭一己之力和一己之智,自然会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譬如全书分类的科学性、严谨性,内容选取的合理性都还是具有很大改进空间的。其中有一些内容,个人认为可以删去的。但是,瑕不掩瑜。最重要的是,这本凝结了许老师21年心血的著作,为未来不断完善的《写作类典》类工具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宝贵的范例。(潘璋荣,邵阳市作协会员)

雪里红枫
刘玉松 摄

◆史海钩沉

邓显鹤与“桂庄”

阿旧

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一字湘皋,晚号南村老人,宝庆新化人,编纂有《资江耆旧集》及《沅湘耆旧集》,参与《武冈州志》《宝庆府志》的修纂,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之导师”,而湖南后学则尊他为“楚南文献第一人”。曾国藩和左宗棠均对他尊崇有加,曾国藩自称是他的“私淑弟子”,左宗棠称其为“四海声名今北斗”,邓显鹤的墓表即为曾国藩撰、左宗棠书。邓显鹤曾讲学于邵阳濂溪书院,著名的“湘中三杰”魏源、邹汉勋、何绍基都曾为他所赏识和器重。

邓显鹤非常仰慕武冈紫阳“宋三周”——周仪、周湛、周钦,由祖及孙,三代俱进士。清嘉庆年间,邓显鹤在修纂《武冈州志》期间,曾对境内文物遗迹进行过一次实地考察,发现在州三心团有大量南宋石刻遗迹,其中就有当时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写、周昉刻字的“桂庄”刻石。他奉若至宝,随即拓印下来,摹刻于其新化老家“南村草堂”庄园的叶公山石壁,以示对紫阳周氏的尊崇,并以勸勉子孙。

“桂庄”刻石两字,同治《武冈州志》之“金石卷”记载甚详:“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楷书,凡一行。”

清武冈州三心团,据同治《武冈州志》卷十四之“疆域志”记载,在“城东九十里,广二十四里,袤三十六里”。三心团原一直属武冈管辖,清嘉庆年间属武冈州长溪乡溪南里。民国二年(1913)9

月废州改为武冈县,后三心团与丰田乡大部合称广益乡,属武冈东乡。1956年,三心团划归新宁县,今属新宁县马头桥镇。

周昉,字晦叔,为周仪、周湛之后。据道光《宝庆府志》记载,周昉南宋嘉定间登上舍第,曾官兵部侍郎,在其紫阳先世所居之地武冈州三心团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书院建成后,前来道贺的本地官员文士有湖南提刑张声远、武冈知军史弥宁和武冈通判郑域、张国器等,后三人并在桂庄石壁留有诗刻,详见同治《武冈州志》“金石卷”之记载。周昉晚年改桂庄书院为三心寺(今为马头桥镇坪山小学),现文物遗迹尚存“翠岩”“松坡”“云梯”等石刻多处。三心团三心之名即源自于三心寺。三心团,又作山心团。

后世介绍邓显鹤故居“南村草堂”之“桂庄”石刻题记的文章很多,其所本当源自同治《新化县志》卷三十五之“桂庄二字石刻”条。但是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对于武冈的疆域地理和历史人文尤其是“宋三周”的事迹不太熟悉,导致他们在引用《新化县志》中邓显鹤的石刻题记时,抄录和断句多处有误,因而就无从知晓邓显鹤故居南村草堂“桂

庄”石刻的真正出处了。如他们都把三心团之“团”误作“圃”(有人甚至以为所谓的“三心圃”在武冈同保山),又误“嘉定甲戌”为“嘉定丙戌”(此处当为县志或邓显鹤本人误记,宋理宗“嘉定”年号无丙戌年)等,不一而足。

《新化县志》之“桂庄二字石刻”条中,邓显鹤的题记称“桂庄”这两个字,原来是在武冈山心团,为周昉于嘉定甲戌(1214)年刻石。周昉是宋谏议周仪的后人,能继承先志,在当时是个很有名的人物,只可惜之前的方志都失载了,没有人知道。我修纂府志的时候,拓得这两个字和诗,一起采入县志并摹刻于这山的崖壁上。那时候,我刚在宅子的左边修建了书舍,便命名为“桂庄”,希望这山庄会因此而声名远播,更希望居住在此的子孙后代,莫忘我将此书室命名为“桂庄”的良苦用心。

邓显鹤之有功于周昉桂庄书院,堪比陈与义之有功于周仪读书石室。今“桂庄”石刻半已佚失,因前之方志失载,若非邓显鹤拓印复摩崖,若非他实地挖掘发现三心寺众多石刻文物,周昉及桂庄书院或将被湮没于“风枝雨叶间”,无闻于世。

(阿旧,新宁县人)